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七

明 劄南張 岱著

陸完彭澤列傳

陸完長洲人補郡諸生闕王敬借上命括奇貨江南
猷張甚過蘓常延曳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少
年任意氣為諸生倡有司庶得之上其名擬褫革拘
繫之以待旨及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逮還乃止完
後舉進士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闕人

者邪擢御史當已而為御史果有教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群盜驍勇善騎射前後官捕之不勝稍一行掠叔襲襲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懦好立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為就撫者兵遂撤而六七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馳突中錫迺大悔無及詔逮下獄庾死而完身自請往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束傳驅至臨清廣招募拘馬騾行守令修濟隄

塹據要害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進擊卻未襲楊虎於
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斬首千三百五十噉其鍰入
俘斬三百尋又鏖戰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
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馬賊自芬為兩由蒙
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狠暴帥曰劉三趙鳳子
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鈺帥泰
兵擣之事平建完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
太保寧王宸濠謀為不軌借完為輿援為之請復護

衛召寧王世子入太廟司香皆完主之濠貳追論完
削籍戍邊

彭澤蘭州人少慷慨有志節弘治三年舉進士授工
部主事改刑部進郎中以執死獄名聞縉紳間達虜
犯邊澤上攻援策而當時知澤才矣已出為徽州知
府徽名能府者則有前太守孫遇澤初至政化平々
耳微治良漆器澤家欲嫁女鬻數十器遣役護歸澤
父見役曰吾以吾兒為天子愛民節財既數月矣未

有惠政聞吾耳而漆器數千里來家即貧椎髻布衣
可使女出嫁柰何貴異此耶舉火對吏燒之耶持一
蓋裹一袂從關中徒步至徽府門告守者曰吾欲見
太守門者目憚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即告太守有彭
某甲在門太守當自知之門者私入白澤驚起具衣
冠出迎目吏操蓋袱入父怒曰吾從關中來有日矣
操此數千里不苦府門去堂幾何爾獨不能頃刻跬
步舉手澤跪捧入父登堂跪澤其下吁吏卒曰吾謂

太守在此邦問民窮苦愛惜帑藏如其私家囊乃今
遣役護漆器歸徽何仰太守也諸公為我扶之吏卒
相視莫敢動父自取扶、澤遂復徒步去澤涕泣蕩
濯振政逮惠去民所不便者居二年民大感悅徽旱
鄉民入府迎澤、所至輒雨澤出入兒童跪迎道傍
有竹馬意徽人語曰守徽孰賢彭後孫前孫居十八
彭方二年既以父喪去正德元年補真定知府治如
徽州時府有倉宦方得時或請附之澤具指府堂後

曰吾豈附人者哉准擬附棺矣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劉六劉七賊破河南諸州縣朝廷召邊將分剿之澤與咸寧伯仇鈺提督河南軍分調諸將獲斬甚盛遂以平賊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八年四州餘賊復起命澤同總兵特源總湖廣四川等處軍務居一歲復剿平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還京會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兵部尚書王瓊素

忌其有勇略而澤好飲酒使氣時、出瓊上嬖人錢
寧扶威行公卿間咸俛首折節澤獨居常切齒不能
平瓊揣知固寧所遣親近語事而邀澤飲且醉微挑
之澤即漫罵錢寧奴才壞天下瓊謬謂澤曰勿妄言
澤益奮詈不復可止寧大怒時哈密城及金印為土
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得且謀知將寇甘肅復延推澤
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遣使、土魯番予繒幣二千
銀榼一盃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之澤

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為寧
全軍沒境條澤死罪錢寧入隔賴關臣力救得免嘉
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澤為人長
大腰帶十二圍偉顧盼平居鮮笑容則方不能濡忍
見邪僻之人顧獨數過毛澄家每過未嘗不移日也
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則輒大呼恚忿左右
皆廢當武宗南巡每當朝期則率其司屬詣闕叩
頭其忠敬如此隆慶初贈少保謚襄毅澤每出師甲

曹博士卒行伍中突入賊巢不顧其後老而無子夜
夢殺賊西川勢如破竹因大譴動嚙語作韻其妻感
然謂曰公壯歲握兵鎗鋒之下豈無枉死今走血胤
殆天譴耶胡尚不忘寢寐間目相對泣下澤所著有
疾書錄取鈔契疾書之意

石匱書曰陸完小育才而不免貧怯少年以擊閭得
譽亦是其意氣為之非本領也彭澤勇而能任每以
虎視踈失之哈密一事孟浪特甚其不死也幸矣至如

陸完之左右宸濠主復護衛主召司香炭、手幾席
宗社即有剪賊微功其何足贖哉

石廬書二

卷三十七

彭澤列傳

六

鳳塘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六

明 劔南張 岱著

馬吳劉天和陳九疇列傳

馬吳閩中人也本姓鄒冒馬長身駿捷善騎射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教吏民習武多布置鈞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吳於真定稱保障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耶

獨猷合四省兵討未效吏部尚書言馬昊才遠蜀按
察僉事佐治兵昊主聞所部笑曰將不知兵安能勝
賊擇驍勇之士千人分四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
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踏籍乃悉兵從後乘
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爲兵起未有者昊曰此
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方陣
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精兵百
騎直擣伏驚潰趨左陣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

大破之斬賊將方四捕首虜降者萬人遷副使治兵
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
思齊招諭賊：請降而乞住劉臨江市空其民乃可
吳曰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其地饒富
沃衍此胡可誘賊自困耶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
固不敢東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戰俱
敗績賊遂圍中江同謀向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中
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之殺賊首廖

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党尚數
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帥之吳請於彭澤曰山險
不便騎射深入賊為主或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
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
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
踰歲虜亦不剽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吳招土番為
間取道夜掩虜、驚潰獲馬及衣械甚夥事聞加祿
俸入高拱筭舊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偕號攻劫吳率

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周行視寨曰
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撤南方圍
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徑走兵從後追捕虜人
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廕一子錦衣百歲
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罪死嘉靖
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用也其撫蜀亦欲平
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
其短故勝嗚呼名言哉

劉天和麻城人自主事改御史逆瑾勢張甚天和不
為屈逮下獄謫金壇丞瑾敗起知湖州湖人德之遷
山西提學副使少傅楊一清行邊才天和薦之以都
御史撫甘肅天和延故老訪循趙克國金城遺蹟募
士屯田更西盡青海毋喪歸漕河塞起復視河道乃
躬負畚鍤先丁卒疏汴自朱仙鎮至沛飛雲橋殺下流
又疏七十二泉自鳧兒諸山達南旺湖濬上流告成
遷兵部侍郎總陝西三邊諸軍至則上言邊牆之利

與先臣瓊所未備者請以時增築詔可乃悉委總兵
梁震自定南至寧朔十七里皆創起乾溝濶六十里
則因山為塹興武七十里因舊跡稍堅厚而又采兵
部郎許論議請以五六月候鹵移軍住花池調延寧
固原奇遊騎兵依牆為守報可尋進尚書亡幾鹵吉
囊二萬騎至定邊厄於牆不得進跪云北擒黃毛師
稍懈乃遣三騎坎而登衆驚潰鹵遂大舉入抵固原
天和斬指揮牛斗郭卿及五總旗殉會霖雨旬日

占剽清野無所得罷甚慮歸道泥濘墻險不可出狼
狽走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趙走瑞尹嗣忠各鎮
叅將守備兵悉至陝西魏時兵遏其南黃恩兵阻其
西崔嵩楊琮兵擊其北鄭東王陞高暢陳爵兵拊其
背而莊浪西寧涼水魯瞻土兵復連絡未赴天和身
率諸將任傑周尚文夾攻大敗之斬首四百五十級
吉囊第二子小十王妻弟某餘衆遁出邊營東勝者
大同徵之斬首九十營賀蘭山者莊浪徵之斬首百

三十寧夏徵之斬首五十幕府記功上加太子太保
予一子錦衣百戶餘遷賞有差天和召入命提督團
營為言者論罷

陳九疇曹州人多權畧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
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
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
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厲士卒繕壘堡捕擊
番謀已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

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而王瓊奏其激變下
獄 世宗即位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
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
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瓊黨有柄事者中土魯番
流言復以報功誤建論誣罔輸戎天下寃之凡鹵耳
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睥睨從上射下鹵噓指疑能
分身號飛將云

石匱書曰邊塞之臣至我明屈抑挫矣將士身蒞戎

馬兵餉步伐無一事不受人掣肘幸而勝則歸功帷
幄不幸而敗則斧鑕隨之是雖智勇比諸葛使有街
亭之耻亦不得不以法受惡矣馬旻平松潘而庾死
劉天和捷固原而論罷陳九疇大破土魯番而輸成
此皆武廟大不平之事也為作三中丞傳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九

明 劔南張 岱著

焦芳劉宇曹元列傳 附張綵

焦芳泌水人天順甲申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芳事賢若廝養同列羞之同列多自好獨芳猜狠無文衆畏其口或語萬安曰不學如芳亦將為學士乎安曰烏得知芳聞曰是必彭華問我、不學士者且刺華長安道芳素比尹旻父子尹敗坐繫詔獄既

出貶桂陽同知弘治初遷霍州歷四川提學副使上
書乞憐尋調湖廣副使所以謀復翰林者百方將軍
畏之不得已陞為南通政以憂居家會李傑亦出自
翰林以南京祭酒服闋待除徐溥欲還傑故署劉健
不可曰焦芳日夜伺此今日援傑它日能拒芳耶溥
不聽及傑入芳薰程至亦授太常少卿兼學士未幾
陞禮部侍郎日於衆中嫚罵健芳在禮部行文書有
不可意即引筆抹去不閑白尚書俄侍郎吏部陰結

言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力求內閣謝遷
抑之亦怨遷每言及江西餘姚人輒肆嫚罵正德初
戶部尚書韓文疏論會計不足詔廷臣議會謂理財
無奇術勸上節儉而已芳知上左右有竊聽者
大言曰庶民家尚需用度況縣官耶諺云無錢簡故
紙今天下通租厝稅何限不是簡察乃獨損上
聞之喜馬文升去位遂晉芳尚書會八中官導上
戲樂給事中劉蒞陶諧等極諫韓文王鏊亦欲繼上

疏：當首吏部走告芳，曰我大臣也知格君心而
已既上召諸臣左順門芳故曳履徐行曰今日之事
為首者當之乃入泄伏闕謀於瑾：深德為徙遷去
援入內閣凡瑾所為事皆芳稟之芳過瑾稱千歲公
自稱門下每事先得瑾意乃出言若一口芳子黃
中舉進士廷試芳謀得狀頭李東陽為置二甲首芳
言瑾徑授簡討又一年驟改編修然尚時以其子
不得狀頭移怒東陽罵詈之瑾聞曰黃中昨在吾家

吾試之插詩甚拙頗恨李耶芳既大恨南人其於江浙尤甚懲息瑾裁江西解額普令餘姚江西人毋選除京缺朝官見退一南人進一北人輒喜雖尚論古人亦輒譽北而詆南嘗繪南人不可為宰相圖進瑾其修孝宗寔錄亦以筆惠南人若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遜皆天下所推長者芳肆情誣詆反自喜負曰今朝廷之上無如我直者始張綵為郎特芳薦以悅瑾意可便其私利既綵為尚書芳父子薦書盈牘綵

不能滿其欲遂有隙而芳私人簡討既具見芳勢衰
轉附絲盡發其陰事互構於瑾大怒先是上官岑
濬沒入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妾美求得為嬖之
與其妻反目至於操刀芳卧病黃中與其妻亂瑾對
人嘗發其穢事芳慙乃乞歸予致仕瑾敗革去散官
月米黃中黜為民瑾侄劉二漢斬西市臨刑曰吾死
固當吾家所行事後繇張絲前繇焦芳絲與我極刑
芳晏然何也

劉宇禹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上海知縣擢監察御史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用法多鈞距所至剛愎自用然亦有能教嘗鑿品字窖製鐵子砲以禦鹵 孝宗以為才正德中以鹵警陞右都御史總制宣府大同軍務奢糜無度奏帶僕從數百人責有司供帳不貲至邊剋戍邊儲首以萬金賂瑾使其子倖拜瑾為父瑾自是賂千金者不復留視遂論修邊功賜金帛賡子錦衣百戶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宇

時瑾橫恣御史有所拂輒鞭扑之瑾以為能擢兵部
尚書時許進為吏部尚書瑾因事去進以字代之尋
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屢受玉帶蟒衣之賜字在兵
部賕賂狼籍追轉吏部縉紳之餽不遑償帥乃甚悔
曰兵部自好何心吏也張綵為選郎事皆繇綵字尸
位而已綵既遷字益賸、瑾乃復轉綵為侍郎佐之
瑾才綵甚欲援之尚書不忍罷去字加字大學士伴
入內閣先日瑾詣閣賀字為瑾置酒其明日猶入瑾

曰此地容彼入耶字聞疏乞省墓歸

曹元大寧前衛人徙以與瑾蔭等之舊繇山東布政使四年五遷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日對人諧謔市井鄙語而已瑾誅上言願宥不職之罪開更生之門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其言甚哀詔許致仕頃之黜為民元老無子而盛治茅京師每從瑾所飽飲出竟氣甚得瑾貶取所藏違禁服用竊夜焚之未几貧悴遂市其第貴家自作墓誌曰即死誰銘我

石匱書曰劉瑾伏誅而焦芳劉宇曹元俱得脫網何
廷尉之翫於法也後趙燧亂河南至鈞州以馬瑞肅
家在捨弗攻至泌陽芳逃匿燧燬其家發芳篋取其
衣冠縛常似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使
署此盜為司刑而天下稱平矣

張綵華昌人弘治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給事中劉
淮論其顛倒選法綵引疾去劉瑾私其鄉人起綵補
舊官乃往見瑾見綵狀貌益喜迎笑曰好鄉里好

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即來知者謂彼自來不知者謂我要人如是鄉里遲來最得也居無何以邊才陞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繇瑾陞戶部侍郎與繇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不能致詞谷張魏馬輦屏後群咲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繇既謝皆歎曰好男子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繇歸過瑾一談酒有預待曰今日非都憲我險被老韓羞殺因歡挽竟日繇為選即時奪其鄉人撫州知府介安平

陽知府恕有妾又欲奪之恕不與遂陷恕公罪恕送
妾始得論減其性資柔悅善安瑾故愛之既遷都御
史入轉吏部侍郎瑾復出尚書缺以援絳自以郎官
不兩歲至尚書因詣瑾辭瑾厲色曰公二十年名進
士有何不可昔太祖用布衣為宰相皂隸為知府
但要舉其官耳我不曾徇私要錢為朝廷用人何嘗
遲驟絳不敢再言復自擔曰不哭孩兒誰不會抱此
時但能有所轉移少息衣冠之禍自凡付諸天耳絳

與朝士言稱瑾才畧過人常吁為老者進退人才不
率舊章惟瑾意然殊言瑾亦無不聽時秉間為諸公
鄉居間亦有之瑾嘗謂殊祖法最嚴今乃久廢我故
欲大振之殊從容言曰明公所見甚高但祖法痛懲
貪汙今乃未免害人人生百年為期受用祇幾最可
重者竹帛垂芳享之不窮不才家居見有司條件科
歛意為盡入明公之家到京徐察乃知未然是怨則
歸公利適於家何苦乃公公自不用誰敢多取、既

不多人當自服祖法不能振也瑾曰微冢事教我幾
誤一生即令內外堆積身後好了他人我自落得個
罵名耳乃盡暮夜辭金故事於大門之外御史歐陽
雲給事中吳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多賂為瑾
所黜併罷御史節餽瑾未至緣先發之捕獄論死瑾
謂緣曰驚驚不啻驚驚而今也啐了南京祭酒某求
轉亞卿南北直隸提學一求大理少卿一祈兗察各
賂我千金嘗秀才掌風化乃如此不知敗壞多少好

子弟皆黜之始士大夫見瑾門畫辭金皆暖既乃知
繇繇、人言於瑾曰公左右多騙財壞事瑾如所舉
名盡逐之一日瑾涕泣語繇曰始谷張諸人患外臣
籍我輩推余當之余以身殉天下所摧折衣冠多矣
今天下之怨皆集於余諸人晏然享之余不知所稅
駕也繇曰辟左右曰今上未子勢必立宗室子若
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亡憂
也瑾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為吾自立耳繇

告不可瑾怒以茗盞擲綵不敢言瑾敗下都察院
獄捕問午門前生綵與瑾同叛綵對時曰皇天后土
太祖太宗可鑒此心綵繇書生二十年位至冢宰更
復何望乃忍及此在上皆讀書明忠孝請各求之於
心瑾即死所親信子侄尚在請加追問有何指證左
驗何必問綵轉呼打二十棍押回獄五十餘日卒已
有旨與楊玉石文義等剗屍長安市

石璽書曰自來奸佞之用人未嘗不好名未嘗不欲

牧羅豪傑劉瑾之見張綵稱其狀貌稱其談吐已自
傾心而綵復假公濟私以禮語漫為恣喝則瑾日墮
其雲霧中而不覺也傀儡以舞蹈愚弄天下人而不
不免為提挈傀儡者所愚弄則綵之機巧人出瑾上
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明 劔南張 岱著

大禮建言諸臣列傳

嘗稽西漢東漢帝王廟號無不加以孝者豈不以孝為帝王之大綱欲其顧名思議使世守之而勿失也我世宗皇帝以興世子入嗣大統踐祚甫三日而遂迎母妃於安陸甫夾旬而命禮臣議興獻王主祀封號此其同極之恩發於天縱非古今帝王所

能幾及也惜乎楊廷和輩不能將順匡扶執拗古板
遂致決裂而不可收拾是豈特君之過哉臣亦與有
罪焉已今天下之仕版者雖一命之榮亦思封卹其
父母即承桃出繼功令有碍亦思移封以推及其本
生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乃獨以之難我世宗身為
天子父母不得稱帝后身未嘗為人後父母不得
稱考妣在三尺之童尚所不甘而楊廷和死守濮議
鐵石不移及張璁疏出而世宗得有父子得有君

臣楊一清曰張生此議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之誠哉
其不能易之矣厥后兩相攻訐未免矯枉過偏迅雷
搏擊群物皆糜後至稱宗祔廟享帝配天雖張璉挂
芻為創議之始者亦不能拯救萬一則執拘古板之
為禍也可勝道哉嘗聞之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
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夫夏父弗綦置魯閭公於僖
公之下臣居君上是則越禮之大者今興獻王始議
稱帝稱考仍自立廟而不列之昭穆此萬世無弊之

道也即使稱宗享帝世廟以尊親之過偶一為之則亦終嘉靖之世而已矣親則有殺廟則有祧則世宗之大孝自在一時而宗廟之大禮自在萬世也昔有薦紳先生欲娶妾而難其禮則語妾曰汝自尊大只在閨門以內可也然則世廟者亦興獻王之閨門也稱宗可也稱考可也祀安陸而配天亦無不可也有群兒譏笑言及玉皇大帝無不欲玉皇大帝其父者蓋不知玉皇大帝之不可為也不知其父之

不可為玉皇大帝也是則小兒之癡痞也其癡痞則可取也

毛澄崑山人汪俊弋陽人先後為禮部尚書世宗

嗣統甫一月即命廷臣議興獻王主祀封號毛澄會

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

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

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父以益王次子崇仁王後興

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為叔上曰父子可互易若是

耶其更議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順濮議
最為得體興國紀事暫屬崇仁王俟 上太子生後
承王後情禮乞憐 上曰事大其再議觀政進士張
璵疏曰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濬
王陳迹耳漢哀帝立為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
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 孝
宗後也稱興獻王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
叔母得不為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

其親則可謂繼統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
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並庶全父
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上喜曰此論出吾父
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余曹
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上乃召
廷和等入諭且手勅曰卿等所言亦是但固極之思
不容不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
邵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仲朕為子之情廷和曰禮為

人後者為之子所生者為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
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踰月聖母至通州以徽
號未定駐留不入上聞之涕泗號泣啟慈壽皇太
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無措擇日至京縣大
明門入上迎於闕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
奉慈二殿下剴諭曰周極之思無繇以報其勉承朕
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太皇后廷和言
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興孝廟慈壽並

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
塞責上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加
皇字母為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
加 上曰慈壽皇太后旨爾群臣其勉承之是和等
乃乞罷上不許給事中熊浹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
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一如張璉議下禮
部知之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
皇叔請去父字不報張璉再為大禮或問以獻四問

卷一百一十五 禮儀典 卷一百一十五

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皆序張璉為邪說乞罷斥不報
乃除璉為南刑部主事元年清寧宮小室災楊廷和
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祖
宗神靈或有木協者乎上心動乃從廷議稱孝
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本生父曰興獻帝母
曰興國太后去皇字頒詔天下是年壽安皇太后邵
氏崩禮部請服十三日而除上曰以二十七日二
年定興廟祀典太帝請用六旬上曰其用八旬楊

廷和遂移疾之休、允之。三年、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
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當考
興獻帝、母興獻后、併錄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
夫、二疏以聞。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群臣集
議。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張璉、桂萼等議
禮非是。上曰、正統大義、我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
欲盡、盡其參衆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
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千

戶聶能與總議合 上益心動命取席書桂夢併從
里中起霍謫詣京集議四月立興獻帝廟於大內給
事中安盤上疏言恭穆既不得入 太廟自不應稱

皇考 上曰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而本生皇考遠
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奉先殿西室所司丞修葺以盡
朕歲時追薦之情禮官即日具儀仍執違旨者罪無
赦五月廟成名觀德殿奉安興獻皇帝神主霍謫赴
召力辯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總等

至復條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寺少卿胡侍言祖訓
兄終弟及蓋展嫡庶防覬覦耳魯嬰齊不受命歸父
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為後哉上怒謫

為潞州判官員外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
一篇命鎮撫逮訊之瑰夢上言今日典禮願與禮官
辨晰列十三事以上一言三代前無立後之禮二言
祖訓不言立後三言孔子射于矍圃斥為人後者四
言遺詔不言繼嗣五言禮輕本生父母六言祖訓稱

天子為伯叔父七言漢宣光武俱立皇考廟八言宋
熹嘗謂定陶事為壞禮九言古者遷國載主十言祖
訓皇后治內不與外事不且假昭聖懿旨十一言

皇上于壽安皇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言
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言諸司連名章疏勢有所
偏疏畚留中何孟春為論條辨上切責之上罷

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
孝宗為皇伯考矣何孟春日慈懿太后塋事禮部尚

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定期群臣於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鼓徹於內。上使司禮諭退，不從。上命錄為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下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群臣皆哭，鼓震闕。上大

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
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
俸五品以下撰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
病創卒者十有七八翰林泰和王思編修鄞縣王相
給事渭南裴紹宗給事雲南毛玉御史南平胡瓊御
史興化張同韜主事無錫楊淮員外順德張濬員外
陵川申良郎中長興臧應奎主事蒲圻許瑜主事奉
新余禎給事三原張原尚有胡埏安璽殷承叙李可

登失其官職籍貫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總等辨
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達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
事君將順其美總等言當於是書夢總獻夫會公鶴
齡侯勛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
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帝為子不立更立皇上
為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昭聖伯母也
宜稱皇伯母乞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立別廟廟不
入太廟尊親兩不悖矣於是稱孝宗曰皇

伯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獻皇后曰聖母改安陸松陵山為顯陵改安陸州為承天府詔諭天下四年勅修獻皇帝實錄黃屋顯陵殿改陵署曰監衛曰顯陵衛光祿寺丞何淵請立世室祀皇考太廟下禮部議不可命再議璉等與議亦不可曰臣故言當考獻皇帝廟京師耳不敢言祀太廟也席書乃會廷臣議請於輓城之東皇城之內立一禩廟前後寢如文華殿制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坐位

不與 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祖廟
獨尊之體、避兩廟二統之嫌、上可其奏、命度地興
工、親定其名、曰世廟、七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御製文
序之、定議禮諸臣罪、以揚廷和為罪首、編氓毛澄以
下罪各有差、十四年、改建世廟於太廟左方十七
年六月、前建言豐熙子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
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上嘉納之、九
月、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

同稱祖、號獻皇帝、躬脩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稱、於是尊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擇日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十八年、駕幸承天府、駐舊邸、卿雲宮、謁皇考於隆慶殿、次日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表於寢陵之北、歸享上帝於龍飛殿、奉皇考配、頒詔天下、四月、還京師、五月、幸大峪山、閱工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塋、顯陵、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

空淒、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徂、建聖諭於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頒御製大狩龍飛錄於文武群臣、及各王府、二聖梓宮合葬顯陵、三十五年、勅修顯陵宮殿、四十五年十一月修顯陵宮殿成、更碑題曰大明睿宗獻皇帝陵。

石匱書曰、興獻王而祔廟可諫也、興獻王而祔廟而有祧廟之例、在可無諫者也、考興獻王而祧、孝宗、武宗可諫也、考興獻而不祧、孝宗、武宗可無諫。

者也。楊廷和輩不由為救正，而伏閣叫嚷，徒激聖怒已耳。迨下獄，廷杖之事行，而矯枉過偏，寢失其節，上而稱宗，上而配帝，無復敢言。後遂不可底止矣。楊廷和輩非止自誤，蓋自誤以誤。世宗者也，嗟何及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一

明 劍南張 岱著

張孚敬列傳

附桂夢席書方獻夫霍韜黃綰熊浹黃宗明
張孚敬浙之永嘉人初名璵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
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乃聚徒教授姚谿山中
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璵去諸生幾何而
書院爲璵咲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何以不當故自

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窾即游於監司守相間毋能
難之矣遂爲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
時 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 世宗即位始臨軒策
進士璉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
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璉
乃上書大畧言 上既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
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則
孝宗自有子柰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

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時上心是之而迫於
輔臣禮官議報聞璉亦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
尊 孝宗曰呈考獻皇帝曰本生父而璉復上書爭
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
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
萼疏亦上具如璉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璉且
詰之笑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獻夫霍韜輩益推緣
璉疏而進之天子用以杜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

定召璉與桂萼超拜翰林院學士璉雖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府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而謏者遂歎宗獻帝入太廟璉力詆其不可乃已御史錄按山西有所逮妖人以為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為居間御史即劾侯勛詔下三法司獄成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頗侯勛以屬璉與桂萼方獻夫反其

獄璉遂領都察院尋進禮部尚書與文淵閣大學士
輔政仍領都察院賜敕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
殊至璉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驟取相位思有所
報效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
法即怨譴弗卹也尋賜銀記二一曰忠良貞一三曰
絕憇糾謬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璉以上
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享太廟面璉
候道左數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眷賚賢作

邦珍賜玉帶蟒服 上既以尊崇獻皇帝后錄前後
諸臣議而取衷於璵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璵少
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楊一清居首輔以才
受上知然不能如璵深而 上所畧問璵月以十數
時璵稱璵別號及字時挂夢亦入輔名寵俱當璵亞
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聞 上
前一清得因是以間璵詔暫歸候用而挂夢削保傅
以免璵歸至天津 上念之詔行人召復相璵入而

一清為霍輜所論逐矣上怒一清甚欲逮詔獄璵
力解得免上嘗諭璵留都天下首事地皆中貴人
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璵言高帝以親
王領宗正不久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
自是乃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為悉裁革鎮守
監倉市舶之類後先殆盡璵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
人才求民隱諸條上嘉納之是時上日御經筵
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注皆發之璵天下

欣：望太平而璵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為
任事皆取璵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壇於東西為
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 帝后行耕蠶禮皆
其大者璵以名璵 上請更名 上為易名孚敬字
茂恭手書賜之居第成以獻呈帝書含春堂及金幣
羊酒賀之而姚谿山中書院下有司為修葺賜名曰
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晏言亦以言禮驟貴當 上
意於孚敬不能盡合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孚敬橫

者乃乞休北行 上賜手敬服牙笏以識意歸亡何
召復位進燕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昭聖聖
太后於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章聖聖太后日
重昭聖彌以故事裁之不為下 上不憚而昭聖之
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橫燕中所為多不法既
微知 上指恐惴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脇
其金帛亡筭後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詛魘悲望
大逆殺人事下微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

聖迫乃固 上後宮有它慶以延齡請 上益怒遂
欲坐延齡反族其家乎故以為延齡殺人抵償固當
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
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乎敬復與
其僚方獻夫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
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
帝在天之靈 上恚謂乎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
今愛死因令我笑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

考 敬皇帝相也 上故為重語以惕止乎敬乎敬

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乎敬與太后世
延齡得長紫矣乎敬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
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
頗務姑息為撫安計乎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
殺其將乎敬益自信薦劉源清郤永為大帥以必得
賊為主而所薦頗不當賊挾角以重僅搆其黨自相
殘得一二主謀者夏言以撫之說進而乎敬稍屈矣

乎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

止謂乎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言故邑：幸寬之謂

夏言也乎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

厚乎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

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食自愛以輔朕為忠之大乎

敬感泣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乎敬不可奪乃許致

仕歲給八駟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他相乎

敬歸之明年 上使錦衣緹騎即視疾且促還朝乎

敬強起至嚴州疾作端再起至金華疾復作端蓋又
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門聞訃為
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

桂夢鉛山人繇進士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夢為人廉有才識而
險忌多報恩怨士大夫惡之

席書遂寧人繇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謚文襄有材用多讀書

然負氣而校

方獻夫南海人繇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保謚文襄其在諸公稍
和平然亦不肯為觥觥持易退之操而居家不能持
謹教與即國號毀譽半焉

霍韜南海人繇進士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
府事翰林院學士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韜有學識
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禍而好

訐無通人度

黃綰黃巖人以祖蔭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致仕卒綰雖起執轡而精儒士業數長吏事善功名弟儉閔押閩君子所羞稱

熊汝南昌人繇進士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奪職後贈少保謚端肅汝質直弘毅有大臣度晚節矯尤為人所儀

黃宗明鄞縣人繇進士至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宗

明性情雅不汲、事功而間以直著

石渠書曰乎敬相而中消之勢絀垂五十年士大夫
得信其志於朝而然肯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夫禮
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令未有悖也考而
不已則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桃公在難乎其
免矣雖然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即不言禮
亦有以自見者哉

又曰傳說以版築之人形諸夢寐有商諸臣悅然而

從之者何耶張乎敬以一言遇主至貴幸矣自非奮
其褊心借其怒勢尚不能得乎天子而為相臣也雖
然其辯給以肆其才果以厲其守潔以作知臣莫若
君使其三楫而進一辭而退聞絅布公集思廣益豈
不赫然名臣哉